

独幕话剧

儿女情长

王少燕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色索

兒女情長

〔諷刺喜劇〕

王 少 燕

人物：陳主任（兄）

陳股長（妹）

老太太（母）

故事發生在某城市中陳主任家的客廳里。

幕開：陳主任一人坐軟椅上看報。看了一会，站起來走走，看了看手表，打開無線電收音機，撥好音樂節目，仍回坐軟椅上看報……

〔陳股長推門進來。〕

陳股長：哥哥，你回來啦！

陳主任：（鼻音回答）嗯，嗯……

陳股長：（發現收音機，跑過去撥弄）哥哥，你新買了這樣好的收音機啦？……

陳主任：（怕她弄壞，急忙阻止）喂！你別去亂動！

陳股長：哥哥，你多少錢買的？幾個燈？能收聽多遠？

陈主任：（驕傲地）一百四十塊零五角！五个灯！能收全世界！

（見她又要去摸）喂，叫你別動！

陈股長：（伸出手又縮回）哼！我那架才倒霉，三个灯兒，只能收本市，样式又老，还常常出毛病。

陈主任：誰叫你買那种便宜貨！要買就应当買架好的，家里沒有架好收音机，还算个領導干部！……

陈股長：（坐軟椅上）你又換了几張新軟椅？

陈主任：嗯，新軟椅。（边說边把落在地上一塊墊子拾起來放軟椅上）不行啦，这几張軟椅已經很旧了。

陈股長：你早就应当換套好的，你是負責干部，家里还能沒有套好軟椅！你这套实在太旧，样式也老，和你这一百多塊的收音机擺在一起，真是太不相称。你为什么不让你們总务科給你再弄套新的？

陈主任：我屋子只有这点大，弄來擺啥地方？

陈股長：你这一套交我給你保管。哥哥，你不知道，最近少甫調外勤工作，經常有人到家里來找他，連張軟墊椅子都沒得坐的。

陈主任：怎么！坐硬板凳就不能工作？

陈股長：又不是我們自己要坐，主要为了招待客人。……

陈主任：你忘啦？七、八年前，咱們經常坐小板凳听大报告，还不是一样学馬列主义！怎么，現在生活提高了，講究起享受來了。什么了不起的客人，非坐軟椅子不行。

陈股長：哥哥，咱們別再閑扯了，我今天來找你商量件事。

陈主任：什么事？你說吧。

陈股長：娘不是明天就要來了嗎？她來了以後，我們兩人聯合起來，請她吃吃飯，陪她逛逛公園，看看電影，讓她老人家高興高興。你看好不好？

陈主任：好哇。我們兩人聯合請她，先吃飯後看戲。

陈股長：看完了戲就接她到我那邊去住。

陈主任：你說什麼？接她到你家里去住？

陈股長：是呀。我早把一切都準備好了，給她買了新棉襖，做好新被褥，還有……

陈主任：那哪兒行？你看看我這個家，亂七八糟地，連搞清潔衛生的人都沒有。

陈股長：你為什麼不雇個媳婦？娘也不能給你打掃清潔呀！

陈主任：雇媳婦談何容易，人既難找，價錢又貴。娘在鄉下勞動慣了，閑着她還不自在，順便給我收拾收拾房子，這不是一舉兩得的事。

陈股長：你一個月拿一百多元，嫂嫂也有好幾十元，雇個媳婦就價錢大也沒啥。你看我們……

陈主任：你和少甫不也是兩個人工作嗎？

陈股長：我們小孩多，負擔重，哪能和你比呀？

陈主任：我家里也有小孩呀！

陈股長：你就兩個小孩，都放在機關托兒所。你家里根本就不需要人。娘應當上我家去住。人說，“家中有一

老，赛过一个宝”。我家孩子多，正需要娘这个宝。

陈主任：不行！娘和我分别七、八年了，我很想念她老人家；现在好不容易来了，我们的生活也安定了，我应当尽我作儿子的责任。要她看看我今天这个局面，好好在这里享几天福。

陈股长：哥哥呀，我也有好多年没看见她了，近来晚上睡觉，老作梦，总梦见她老人家。我说呀，她要是看见了她那活泼可爱的两个外孙子和一个外孙女，她要不笑得合不上嘴，她要能离得开他们一秒钟那才怪呢！

陈主任：你别作梦了。俗话说：“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。”就没听说有“养女防老”的。娘要住在你那里，人家会怎么批评我！

陈股长：什么养儿养女的，完全是封建思想！照规矩说，娘总是欢喜和女儿住在一起的。啊，要是你怕别人批评，又要当孝顺儿子，那很简单，你每个月给我四十块钱，衣食住包干，对外就说全部是由你负责供养她的。好不好？

陈主任：你倒很会打算？

陈股长：娘老了，苦了一辈子，现在在哪里都应当享福。再说，我是自己家里烧饭，娘要吃个啥也方便；我的孩子又没进托儿所，有娘在家照看，我也放心。因此，我现在可以举出七八条理由，娘应当住在我家

里。

陈主任：我可以列举二十条理由，娘应当住在我家里。

陈股長：我可以列举八十条理由，……

陈主任：你完全在胡扯！你举出八百条理由也没有用！

陈股長：为什么？

陈主任：因为你已經出嫁了！少甫的娘，你的婆婆，才应当和你們住在一起！

陈股長：我說哥哥呀，你今天喝醉了酒是怎么的？少甫的娘早就死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

陈主任：我当然知道。我不过是一般地随便举个例子，說明問題。

陈股長：我不管你說明什么問題，我的孩子多，需要老年人照顧。你应当从全面考慮問題。

陈主任：我正是全面考慮問題。比方說，你家里人已經很多了，娘再去不是更增加負擔嗎！再說……

陈股長：好！我算服了你。咱們这样办吧，叫娘在我們一家住三个月，輪流着住，这总行了吧？

陈主任：你的鬼花样真多！我問你，象我这个家，能不能叫它前三个月干干淨淨整整齐齐，后三个月邋里邋遢乱七八糟？我不是一般干部，我是領導干部。

陈股長：你是領導，我不是領導？

陈主任：哎呀！你一个福利股股長，算多大个領導？

陈股長：你不要瞧不起人！你也不过一个办公室主任，有什

么了不起？告诉你，娘一个人我能养活她，不用你出半分钱；娘就住在我家里，一直到她死，也完全不用你操心。

陈主任：娘身体结实得很，你看她在乡下，哪天不是从早忙到晚，你为什么要咒她死！象你这种对老年人的态度，娘怎么能和你住在一起！

陈股长：我什么态度？听说娘要来，我就给她准备了很多东西，你不信，我去拿来你看。（起身欲下）

陈主任：好啦，好啦。你不用去拿了。就照你说的办，一家住三个月！先在我家里住，等我找到了嫫姆以后，再到你那里去。

陈股长：我知道你要多久才能找到嫫姆？娘应当先住在我那里，我家里急需要人。

陈主任：我这里更需要人。

陈股长：你的孩子一个都不在家，你需要什么人？

〔有人敲门。〕

陈主任：（对门外）进来！

〔门口出现老太太。〕

老太太：这儿是陈家吗？

陈主任：（看清楚人）啊！是呀。娘！（跑过去）快进来！

陈股长：（几乎同时）是呀！啊，娘！（也跑去）进来吧！

老太太：（转向门外）对了，是这儿啦，谢谢你呀！

〔外面的声音：“好，不用客气。”〕

陈主任：（問娘）誰呀？

老太太：同火車的一位同志，他怕我找不着這兒，特為送我來的。（慢慢走几步）哎呀！总算找到你們啦。我給你們的信，都收到沒有？

陈主任：信收到了。計算時間，您最快也要明天晚上才能到，所以我們都沒有去車站接您老人家。……

老太太：（解开一个布包，取出几包东西來，先遞一包給兒子）这是你的。……

陈主任：（接过）什么东西？

老太太：你忘啦？咱們家鄉的特產，你小时候挺愛吃的——芝麻糖。

陈股長：娘真想得周到。

老太太：（对女）你也有。（另外取出一包給女）这是給你的。
……

陈股長：娘真好。（接过紙包）这是什么？

老太太：这是給你買的一幅頂好的緞子被面。（又取出一包給兒子）媳婦呢？这是給她買的一段大綢衣料。我還沒見過她呢？……

陈主任：（接过）啊，她开会還沒回來。她現在和我一樣成天穿干部服，很少打扮自己。……

陈股長：（伸手去奪）你不要，給我好啦！

陈主任：（赶快收起來）誰說不要。娘給的东西，最寶貴，最有价值，最有紀念意义。……

老太太：（再取出一大包來）这里還有。這是我給小孫子和小外孫們做的幾雙小棉鞋，不知道他們能不能穿？聽說這里天氣冷，我給他們一人做了一雙。我老啦，一針一綫的湊，做得又慢又不好，這五雙小鞋呀，我整整做了半年啦！

陳股長：（接過）娘，您給我們帶來這樣多東西，我們連接都沒有去接您，真是的。啊，娘，您是提前一天動身的吧？

陳主任：我看可能是您的信上把日期寫錯了。

老太太：你們都沒說對。咱們家鄉新修了馬路，原先進城要走一天半，眼下坐汽車半天就到了。

陳主任：啊？怪不得正好提前一天。唉，多年不回老家啦，鄉下的變化真大呀。祖國真是大踏步地向前邁進……

陳股長：（倒杯茶送過去）別邁進啦！娘來了連茶還沒有喝呢。娘，您請喝茶。

老太太：（手有些顫抖，接不穩茶杯，叭的一下掉在地上）呀！（急取下自己的頭巾來擦沾在衣服上的水點，頭巾取下現出滿頭白髮）唉，你看好好一只杯子給摔碎了；多可惜呀！（彎下身去撿拾杯子的碎片）……

陳主任：（旁白）哎呀，她怎麼老成這個樣子啦！

陳股長：（旁白）哎呀，頭髮都全白啦！（上前攙扶娘）一個小杯子，摔了算啦，您別撿了。（往軟椅走）您請這邊坐。

陈主任：哼，你倒說得好听。一个小杯子！我这是一套，昨天剛買回來的。……

陈股長：你別嚷嚷啦！我回头買一个來賠你，好不好？啊，不，你明天上班帶一个回來好啦，你这套杯子和总务科最近買來那套完全一样。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
老太太：（坐軟椅上）唉，人老啦，不中用啦，一來就給你們添麻煩。（咳嗽不已）你看，身体也不成啦，一到了冬天呀，天气稍微一变，我就三病兩痛的，啥活也干不了啦。身体大不如以前了。

陈股長：娘說到哪里去了，有什么麻煩！哥哥这兒房子也有，嫂子人很和气，他們兩人工作，收入又多，你住在这兒，一定会过得舒舒服服的，一点兒也不麻煩。

陈主任：是呀。妹妹和少甫也是兩个人都工作，現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啦！啊，妹妹还特为給您買了新棉襖，做好新被褥。

老太太：（忽然想起）呃，我的一口箱子呢？好象有人給我提上來的，啊，还在門口！……唉，你看我这个記性。
……

陈主任：（急往門口把箱子提進來）娘，在这兒呢。您看，是这个吧？回头我給您送到妹妹家去。妹妹今天就是來接您的。

陈股長：（故作关切）娘，您这样大的年紀了，走这么远的路，

鄉下都沒有找個人送您呀？

老太太：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要人送干什么！再說眼下正是農忙的時候。

陳主任：可是您一個人走這樣遠的路，我們真不放心。

老太太：他們給我開了介紹信，沿途都有人照應我。上了火車，大伙都為我倒茶弄水的，照顧得真是周到。等到了站，他們怕我找不着地址，又為我雇好車，還有個同志送我到這兒，他還親自扶我上樓來的。眼下不象以前羅，對待老年人，真是沒有說的。

陳主任：（旁白）啊，還是人扶上來的？（一本正經地）是呀，今天哪能和從前相比呀！現在是什麼時代，誰要對老年人不尊重，不負責任，（用眼睛盯着妹妹）誰就是犯罪。就應當受到道德的制裁和法律的處分！

陳股長：娘，您累了吧？您在火車上一定沒有睡好？來，到哥哥房裏去躺一會兒。

老太太：不用啦。我看見了你們呀，心里一高興，就不覺着累啦。……

陳股長：（把她攙扶起來）走吧，還是進去躺一會兒吧。

〔陳股長扶着老太太走入里屋。〕

陳主任：（一人自語）哼，想把娘推給我一個人負責？辦不到！（提起箱子挾着布包）我先把娘的行李，送到她那邊去再說。……（陳股長從里屋出來）

陳股長：（想溜走）哥哥，娘已經睡好了。我先回去看看小孩，

一会就回來。

陈主任：（放下箱子）喂，你別忙走。……

陈股長：（拿着东西走向門口）干什么？我的小三子在家沒有人看。……

陈主任：（大声地）叫你回來，我們剛才的問題還沒談完呢。

陈股長：还有什么問題？

陈主任：娘究竟住在哪里的問題，剛才還沒有得出結論。

陈股長：咱們不是已經說好了嗎？先在你这里住三个月，等你請到嫗姆以后，再到我那边去。

陈主任：你不是說家里有一老就賽过一个宝，你孩子多。啊，我想起來了，娘在鄉下曾經領導过一个娃娃組，就是農忙托兒所。听說工作很不錯，还受过表揚呢。……

陈股長：老年人受表揚，我們也光荣呀。可是，娘这样大年紀了，現在还能帶小孩嗎？你看她剛才拿个茶杯都拿不穩。幸好我今天沒有把小孩帶來，要是剛才我把小三子遞給她抱，非出事故不可。

陈主任：不会的！娘今天剛到这里，有些不習慣，住几天就会正常的。剛才摔掉茶杯，完全是一种偶然性。

陈股長：你看你家里这乱七八糟的样子，要是有个負責人來这里，象个啥話。娘是最愛干淨的，讓她給你收拾收拾。

陈主任：这不要緊，星期天我和你嫂嫂用上半年時間就打

扫了。你的孩子多，我是从全面考慮問題。

陈股長：你不是还要尽孝道嗎？

陈主任：那我可以随时上你那里去看她。

陈股長：我也可以經常上你这兒來呀！

陈主任：咱們机关的几个負責同志，經常到这兒來碰头商量問題，你們進進出出，多不方便。

陈股長：我家里也經常有人來找少甫。再說娘年紀老了，我家里連張旧軟椅都沒得給她坐的。我們年輕人可以坐硬板凳，对待老年人能行嗎？

陈主任：那好吧，明天我叫总务科把我办公室那套軟椅搬家里來，这一套就暂时借給你用。

陈股長：我可不敢說借，这是公家的东西，我只能給你暂时保管。娘的問題，还是一家三个月，誰也不吃虧。她先到的是你这兒，就先在你这里住。

陈主任：你看你这是什么思想？对待一个老年人，自己親娘，吃什么虧？好啦，娘就住在我家里，也不用一家三月，你每月拿出二十塊錢來。

陈股長：你說什么？每月拿二十塊錢？

陈主任：剛才你自己說的，四十塊錢衣食住包干，我們兩家一人一半，不是二十塊是多少？你沒見她還有病嗎？除了吃飯，還要吃藥，每月四十塊，是絕對不夠的。

陈股長：我和少甫兩人一共才一百多塊錢，負擔三个孩子，

請你給算算，我够不够开支？我怎么拿得出二十塊錢來？

〔兄妹二人談話当中，老太太在門口出現了一下，兄妹二人都未發覺。〕

陈主任：好，我再多出五塊，你就每月只拿十五塊，行了吧？

陈股長：你好大的口气！每月十五塊！一年是多少？你等子要我的命！

陈主任：那你說能拿出多少？你不妨仔細算算。

陈股長：（想了一下，下定決心）好！我每月拿出四塊錢給你！

陈主任：虧你說得出口。她不是你的娘嗎！你腦子里是怎么想起的？

陈股長：这还是我自作主張，沒有和少甫商量，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同意呢！

陈主任：既然是这样，那还是讓娘住你家里去吧，我每个月多拿出一倍的錢來津貼給你。

陈股長：多少？

陈主任：八塊！

陈股長：你也真說得出口？她不是你的娘嗎！你腦子里是怎么想起的？

陈主任：你剛才不是說，娘总是喜欢和女兒住在一起嗎？你又經常作夢都夢見她。你的三个孩子，一秒鐘也离不开她呀。

陈股長：她和我的孩子還沒見面呢。你不是也很想念她嗎？

你不是要她看看你这个局面？讓她在这里好好享几天福嗎？

陈主任：（有点急了）你不是有七八条理由，要娘住在你家里嗎？

陈股長：（也急了）你不是有二十条理由，要娘住你家里嗎？

陈主任：（更急了）你还說有八十条理由呢！

陈股長：我有八百条理由也沒有用呀，我已經出嫁了。

陈主任：（气急大声）好哇！你出嫁啦！連母親也不要啦！

陈股長：誰說我不要？剛才你親眼看見的，（故意表演）她一進來，我就給她倒茶。我扶她老人家坐下。我又攙她到里屋去……（手指向里屋，發現門开着的）哎呀！糟糕！誰把門打开啦？我們的話，娘全聽見啦！

陈主任：（鎮靜）不会看見的，她早睡着了，鄉下人老習慣，一躺下就睡着。（走过去准备帶上房門……）

〔門突然拉开，老太太走了出來。〕

陈主任：（一驚一愕）娘！您沒有睡着？

老太太：我在听你們談話。

陈股長：娘，我們的話，您都聽見啦？

老太太：全听明白了。

陈主任：（無可奈何地）那也好，我們就尊重老年人的意見，請你老人家作決定，你願意住在哪一家？

陈股長：娘，哥哥这兒比我家里寬敞得多，舒服得多。

陈主任：妹妹把一切都給您預备好了。……

老太太：（胸有成竹地）我的箱子呢？

陈主任：（以为她要去妹妹家，高兴地提着箱子）箱子在这儿呢。我说母亲总是喜欢和女儿住在一起的。娘，我送您过去吧，妹妹家就在二楼……

老太太：（怒）你把箱子给我！

陈主任：您提不动，还是我送您……

老太太：（坚决地）叫你给我！

陈主任：（无可奈何地放沙发上）嗯……

老太太：（慢慢打开箱子，取出一张匯票来，对儿子）你在这上面给我盖个圖章。

陈主任：（莫名其妙）这是什么？（接过来看）呀，是匯票？（再看数目）呀，一千塊！……

陈股長：（也凑过来看）什么？一千塊？

陈主任：娘，这是誰的錢？

老太太：（冷冷地）我的。

陈股長：（很感兴趣地靠近娘身边）娘，您哪兒来的？

老太太：人民政府给我的。縣城里擴充馬路，買去了我的房子，他們知道我要到你們这儿来，就全部給免了来。票上寫的你哥哥的名字，要他盖个圖章去取款。

陈股長：（很親熱地）娘呀，人民政府真想得周到。（轉对哥哥）哥哥，你的圖章呢？快拿來盖上，我去給娘取款！

陈主任：（愣了半天）現在銀行已經关門了，明天才能取。娘，

您交給我吧，明天一早負責給您办好。

老太太：我不用你給我办！只要給盖个章。

陈股長：是呀，不用你办，只要你盖个章。

陈主任：娘，您先休息吧。（將匯票折好，准备放進口袋）您已經餓了吧？我先陪您到外面館子里去吃点飯，然后我們……

老太太：（正色地）你把匯票給我！你不盖章我也能取。

陈股長：是呀，他不盖章也能取。（对哥哥）把匯票拿出來还給娘！

陈主任：我們还是先吃飯去吧，吃完飯……

老太太：我不要吃你的飯！我馬上就要走！

陈股長：（親熱得要命地攙着娘）我的娘不要吃你的飯，馬上就要到我家里去，我有飯給她吃。喂！把匯票拿出來！

老太太：（推开她）我哪里也不去！（夺过匯票）我算看透了你們！（有些激动）你們离开家鄉十多年，娘為你們吃了多少苦？……（轉身去收拾她的行李）

陈主任：（扶她過來）您老人家別生气，我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您完全应当嚴厉批評，我們可以深刻檢討。您真是这样走了，人家会怎么議論我們，嘲笑我們。

陈股長：（要落泪的样子）是呀，您剛來就要回去？（眼睛盯着娘手中的匯票）我真舍不得离开您呀。娘！您連您的外孙子都沒看一眼就要走嗎？